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

劉以鬯編的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選稿甚嚴，他把約稿的作者分成海外、台灣、本港和內地四組。海外他選了夏志清、葉維廉和葛浩文，台灣選的是白先勇和陳映真，本港選的是西西和也斯，內地選的最多，有王西彥、師陀、唐棣、楊絳、周而復、端木蕻良、許廣平、徐昌霖、蕭軍蕭紅（合著）...

劉以鬯編的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選稿甚嚴，他把約稿的作者分成海外、台灣、本港和內地四組。海外他選了夏志清、葉維廉和葛浩文，台灣選的是白先勇和陳映真，本港選的是西西和也斯，內地選的最多，有王西彥、師陀、唐棣、楊絳、周而復、端木蕻良、許廣平、徐昌霖、蕭軍蕭紅（合著）...

劉以鬯編的《中國新文學叢書》選稿甚嚴，他把約稿的作者分成海外、台灣、本港和內地四組。海外他選了夏志清、葉維廉和葛浩文，台灣選的是白先勇和陳映真，本港選的是西西和也斯，內地選的最多，有王西彥、師陀、唐棣、楊絳、周而復、端木蕻良、許廣平、徐昌霖、蕭軍蕭紅（合著）...

劉以鬯編的叢書

許定銘

興旺與希望

司徒佳

西洋鏡

尷尬的是，能寫、該寫的人不肯寫。他們深知光憑才氣、激情是不夠的，創作還需要有好體力、好性格、要有一列士情懷。文學是艱苦的事業，若要精明地考慮利益，失敗因素即刻生效，就像出家人動了春心，就像潮氣滲透進士兵的靴底，你將「帶病」進行軍，靴脫不了一足下疾病隨時爆發...

叫我 Facebook 詩人

網絡時代只能創造「火星文」？至少英國並非如此。泰晤士報最近報道，網路成功走入英國年輕詩人更是功虧一簣。Facebook 和 Twitter 問世後，年輕詩人更呈爆炸性成長。如今 Foyle 年度年輕詩人獎平均可收到五千名詩人、一萬二千首新詩參與角逐，而 Poetry Book Society 每月瀏覽人次可達百萬以上...

Facebook 的優點在於，只要邀請某人加入朋友名單，兩人就可以在彼此的 Facebook 上，讀到對方即時更新的文字、影像資訊。它的即時性與便利性，立刻成為年輕詩人發表詩作的重要管道。泰晤士報最近便做了一期「Facebook 詩人」專題，介紹十位以 Facebook 為舞台的年輕詩人。他們年齡在十七歲到三十一歲之間，被泰晤士形容為「急速竄起的文學新星」...

可別以為量不代質。二〇〇七年英國最具代表性、不分年齡的艾略特年度詩獎，由三十歲的 Jen Hadfield 摘下。創下最年輕得獎紀錄的他，也是 Facebook 詩人。有字數限制、卻可讓大量用戶收看即時更新的微型部落格 Twitter，則成為成名作家一試身手的舞台。曾贏得英國文學最高榮譽布克獎的阿爾及利亞作家 Ben Okri，上月選擇 Twitter 做為其詩作的第一個發表空間，震驚英國文壇...

近六十歲的 Okri 生於阿爾及利亞、近年定居倫敦，成長背景和年齡迥異於網路時代。他告訴衛報：「在這個多變、焦躁與不確定的時代，我們需要更精簡、意象卻更富饒的書寫形式，Twitter 詩正滿足這些條件。」Okri 其實並未棄守傳統，而是「一魚多吃」。他先運用 Twitter 每天發表一行詩，詩作完成後放入他的 Facebook 和 My Space，最後集結成書，滿足不同世代讀者的需求...

然而理應享受孤獨、強調自我風格的創作者，該在 Facebook 和讀者擁抱取暖嗎？劇評家 Alexis Soloski，上周在衛報發表評論，反對評論家和創作者成為 Facebook 好友。她透露，自從成立個人 Facebook 後，每天都收到無數演員、劇作家「加入朋友」的要求，她一律拒絕。因為，「一旦我可以在 Facebook 讀到他／她每天的生活訊息、一言一行，我還能客觀評價他／她的作品嗎？」

（台灣「聯合報」供稿）

城市的靈魂

城市是現代文明的產物，但城市有靈魂則於現代文明的基本理念相悖。不過，許多事物就是因相悖而並存的。現代文明的最高特點也就是相互矛盾，相互排斥的觀點共存於一個時空。好了，閒話少說，還是談談城市的靈魂吧！城市靈魂，古已有之。且看三首唐詩：風吹柳花滿店香，吳姬壓酒勸客嘗。金陵子弟來相送，欲行不行各盡觴。請君試問東流水，別意與之誰短長。

李白《金陵酒肆留別》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劉禹錫《烏衣巷》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
超級粉絲

古今文化名人多有粉絲，也叫追星族，名氣越大，粉絲越多。粉絲中的一戰門機一又可稱超級粉絲者，地位高，影響大，一言九鼎，權傾一時，則非歷代帝王莫屬。君王追星，魄力大，寓意遠，也頗有特點，不乏美談，流傳甚廣。秦始皇，千古一帝，氣吞宇宙，卻是文人韓非的粉絲。秦始皇讀了韓非的《孤憤》、《五刑》之書，嘆曰：「嗟乎！寡人得見此人，與之遊，死無恨矣！」後來，他想方設法把韓非請到秦國，奉為上賓，日日與之交遊，事必請教，從善如流。可惜的是，這引起宰相李斯嫉妬，韓非遭誣陷入獄，死於非命。

路

一代令主唐太宗，雄視天下，不喜聲色犬馬，唯獨喜歡王羲之的書法，是書聖的鐵桿粉絲。他千方百計得到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後，愛不釋手，每日欣賞把玩，樂此不疲，就是大限到了依舊戀戀不捨，要求把《蘭亭集序》殉葬，陪他到地下。他倒是眼目遂願了，可後人想再一睹《蘭亭集序》真跡，就成夢想了。唐玄宗是個多才多藝的皇帝，早年曾有所作，為《忠誠賦》也頗有眼光見地，他是李白的忠誠粉絲。不僅熟讀李白的詩篇，讚賞有加，而且多次召見李白，親自為他調製藥酒，命楊國忠為他研墨，高力士為他脫靴，並聽任李白在他面前發酒瘋也不怪罪，無怪乎李白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
如是我見

有宋一代，重文輕武，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三代皇帝，都是東坡的追星族。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宋仁宗主位時，說說「吾為子孫得兩宰相！」所指的是蘇軾和蘇轍兩兄弟。宋神宗支持蘇軾，蘇軾與其意見相左，但這絲毫也未影響宋神宗喜愛蘇軾的詩詞。宋神宗的近侍曾透露，每當看到神宗「筆墨不食」，那一定是他在品讀蘇軾的詩文。宋哲宗則和東坡交往密切，每收到東坡新作後，必反覆讀讀後方可入眠。清朝大搞文字獄，於是幾個大像樣的文章人，風流天子乾隆很是遺憾，於是便把目光瞄向了蘇東坡。他不僅讚賞東坡詩詞，而且多次親筆寫東坡詞句以賞下屬。常州有個著名的「東坡渡」，留有一東坡遺跡，乾隆皇帝四次到常州，因為蘇東坡有東坡都要循東坡足跡從古渡口登岸，因了慕蘇東坡的詩，並刻石留存，表達他對蘇東坡的景仰膜拜。超級粉絲，留下超級追星記錄，今日讀之，仍情趣盎然，可浮一大白。

乘山越嶺的齊長城

魯先聖 橫亘於祖國北方的萬里長城，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標誌性建築，被譽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八大奇蹟之一。但是，我們並不僅僅擁有萬里長城，在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之前，還有一段更為久遠的長城已經完成，它是橫亘在山東境內的齊長城。

始建於春秋時期，完成於戰國時期的齊長城，西起黃河河畔，東至黃海海濱，逶迤山東十三縣，長達千餘里，齊長城又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所築長城中現遺迹保護較多的一處，它建築在起伏連綿的泰沂山脈的山嶺之中，雖沿線有平谷之地，但多為山嶺，長城依山就勢而築。其建築宏偉，規模壯觀，凝聚着二千五百年前我國勞動人民的勤勞與智慧，也體現了春秋首霸和戰國七雄的東方泱泱大國的強盛雄風。

齊長城橫亘於齊魯大地，它最早見於《管子》「長城之陽，魯也。長城之陰，齊也」。據考證，齊長城為齊桓公所建，司馬遷《史記·楚世家》中載：「乘山嶺之上築長城，東至海，西至濟州，千餘里以備楚」。齊長城源於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廣里村，古濟水河東岸，從大峰山山頂通過，蜿蜒千里，直達青島市黃島區東于家河村北入海，全長六百一十八點九公里，共翻越一千五百一十八座山峰，為中國現存有準確遺迹可考、年代最早的長城文化遺產。

考古專家經過對山東境內的齊長城長度進行了精確測量，這一建築年代最為久遠的長城最新長度為六百二十多公里。齊長城開創了中國線型防禦工程的先河，且建築年代最為久遠，其學術考古價值在所有長城中更顯特殊。齊長城由牆體、山險、關隘、烽燧等組成，長城土牆寬度最寬二十二米左右，最窄十五米左右，石牆厚度在五米至十二點五米之間。同時，根據特殊防禦需要，在不同的時期，長城主線外側（南側）修建了三條（段）複線，與主線長城相呼應，形成強有力的軍事防禦與安全守衛。

春秋戰國時期，我國進入了一個由分裂到統一的歷史大變革、大動盪、大發展的歷史時期，奴隸制逐漸衰亡，封建制興起，各國依據其國情先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變革，使得政治穩定，經濟繁榮，也導致了軍事力量的強大。因而出現了長達幾百年大規模兼併戰爭。春秋戰國時期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內，就發生過規模不同的戰爭四百八十餘次。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自己，消滅敵人，擴大國土，增強勢力，故而出現了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的稱霸爭雄局面。而各國間的不斷戰爭，又迫切要求加強防禦工事，當時修築長城是各國通用的方法。地處我國東方的齊國，南近魯楚，西有晉宋，北鄰燕趙，因魯晉春秋時為強國，齊魯交界所處又有泰沂山脈相隔，具備修築長城的自然地理條件，故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了加強防禦而修長了長城。

齊國自周初封國，經西周時期的着力經營，至春秋時期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發展。齊國東鄰黃海，北靠渤海，有沿海魚鹽貿易之便；故齊國自建國之初就採取了「因其俗，簡其禮」的國策，依據齊地的自然地理條件，優先發展了工商業和漁鹽業，使齊國的商業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，為齊國的強盛奠定了物質基礎。春秋時期齊國鐵製工具的出現，提高了生產力。齊桓公時期，由於管仲的改革，採取農工商並舉的政策，鑄行刀幣，鼓勵經商，使齊國強盛，成為東方之大國，並首霸諸侯。春秋晚期齊國先後滅掉了紀、譚、莒、萊等諸國，使齊國的地域擴展到東方海濱，使齊國的開放型沿海工商經濟和內陸農業經濟得以同步發展，為齊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條件。齊國對東部地區的開發也逐漸消除了東方的敵對勢力，把戰略防禦進攻重點轉向南鄰的魯楚、西南的衛、晉、宋以及北鄰的燕國。

《國語·齊語》記載：「桓公曰：『吾欲南伐，何主？』管子對曰：『以魯為主，反其侵地棠、潛……』桓公曰：『吾欲西伐，何主？』管子對曰：『以衛為主，反其侵地，何主？』管子對曰：『以燕為主，反其侵地柴夫、吠狗。』由於齊國和燕國交界處地勢平坦，又有清、濁河為自然屏障，故無修築長城的自然地理條件。春秋時期燕國在經濟軍事力量上也弱於齊國，故而當時齊國的敵對勢力主要在南部的魯國和西南方的晉、衛、宋諸國。時魯晉諸國均為強國，春秋時期甚為強大，這從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諸史書所載齊魯、齊晉之戰的實例即得證之。

《左傳》襄公十八年載：「冬十月，會於魯濟，尋淩淩之言，同伐齊。齊侯禦諸平陰，壅防門而守之廣里。夙沙衛曰：『不能戰，莫如守險。』弗聽。諸侯之士門焉，齊人多死。」春秋戰國時期稱雄爭霸的政治形勢，齊國與魯、晉、衛、宋諸國的強盛和軍事上的對峙，春秋時期齊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，齊魯交界處泰沂山脈相隔的歷史地理條件，為齊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修築長城創造了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和地理條件。

齊長城建築充分利用山險代替長城的作用又能節省人財物，城牆是長城的主體；烽火台多設在山嶺的高嶺之處，是軍事設施傳遞信號的設施；而關塞和防門多設在平原低谷地段，是出入國境的必經之地，也是長城的重要地帶。此處一般修築兩層城牆，還多配設關卡和防門。今五蓮縣長城嶺村東西兩山頂處各設有一座烽火台，高約十五米，直徑達二十米。在沂水縣和臨朐縣交界地帶的大嶗山上修築的穆陵關，比關塞兩道城牆，格外堅固，因此處是齊國當時通往南部的要道，由此向北可直接達齊都臨淄。

齊長城的建築結構設計，有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地形，就地取材的特點，故而現今所見長城不是整體的統一設計，而是多因山勢和河堤堤防而築，平地、河流、低谷處重點設防，以確保進出方便，能攻易守。現存城牆遺迹一般在山系頂峰險要處不見，說明當時此處沒有修築城牆，有的地處即使修築，規模也很小。在山系嶺脊外緣陡險處，長城內側地勢較外側要高出許多，一般可高出二至三米，而外城牆內只填以三至四米寬的土沙或碎石，所以齊長城較多處地段為單城牆，即只有外牆，無內牆，即使有內牆也較低。齊長城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所建長城中是僅見的，在歷代所建長城中也是僅有的。



通州並不遠

近日到通州大運河森林公園，望着平穩流淌的河水，我的記憶不知不覺回到童年時代。通州於我這個老北京並不陌生，但在兒時記憶中，那是一個遙遠的地方。七十多年前，我們家住在朝陽門外，那時朝陽門叫齊化門。聽大人常常說起，通州在朝陽門正東，從門臉兒算四十里。當時的交通工具汽車很少，更沒有公交通車，一般出行坐馬車，速度很慢，顛簸得難受，要是去通州最少也得走一天。而且朝陽門外關廟大街還算熱鬧，但一過不遠的東大橋就是曠野荒郊，除去稀稀落落的村落，就很少有煙。所以我一直到上中學，都沒有去過「遙遠」的通州。

上大學後離開了家，工作後國內國外奔波，通州逐漸被我遺忘。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所在部門在通州張家灣修建了培訓中心，我們去那裡開會，時隔幾十年，通州才又回到我的記憶中。記得那次去時，乘車走的還是沙石路，拐彎抹角走了近兩個小時，所以通州在我的心中，還是一個「遙遠」的地方。

退休後，幾乎每年去培訓中心休閒，不僅當地情況發生變化，而且去的路程一次比一次縮短。最初培訓中心只有幾幢房子，後來建起棋牌室、保齡球館、游泳館，室外建成了花園。特別是通往那裡的道路發生很大變化，沙石路不見了，柏油路取而代之，後來又開通了高速公路，現在地鐵正在通達那裡。乘車去那裡的時間不斷縮短，最近一次快得出奇，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鐘就到達那裡。

培訓中心外面有一個湖，沿湖可以散步，天氣晴朗還可以划船。湖的四周原來是空曠的，但從幾年前起，開始興建住宅樓，現在幾十幢樓房拔地而起，形成了一個新的居住小區，名為「臨湖小鎮」。透過鐵藝圍欄可以看到，小區內的管理井井有條，樓前樓後青磚鋪路，花池中百花盛開，一排排小樹正在長大。離小區不遠，還出現一個集市，出售水果、蔬菜 and 雜品，人聲嘈雜，生意紅火。

這次我們去的通州大運河森林公園，第一期工程去年四月開工，今年九月完工，剛剛開園十幾天。到達入口時，眼前不禁一亮。一塊幾百噸的巨石，橫臥在門口正中央，上面刻有「大運河森林公園」幾個大字。巨石四周是一個廣場，布滿樹木和鮮花，姍紫嫣紅，色彩繽紛。進入公園，沒走多遠，寬闊的運河就出現在我們面前。原來公園是沿河而建，運河兩側均屬園內，縱深地帶經過修葺，樹木繁茂，花園錦簇。我們沿河而行，欣賞着古運河的風貌，享受着郊野難得的清新。

運河邊修有迴廊和座椅，我們走累了休息，兩位當地人一男一女與我們攀談起來。原來他們是一家人，據他們說，這條運河就是當年乾隆皇帝乘船下江南的起點。最近幾年，運河一帶變化很大，他們也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。他們住在離這裡不遠的村子裡，有房子，有菜園，院內還有兩棵梨樹。說着從衣袋裡掏出一捧紅薯，讓我們品嚐。我吃了一粒，確實又脆又甜。我忽然想起，當年「神童作家」劉紹棠就是在通州運河灘上長大的，於是便問他們知不知道此事。他們不無自豪地說當然知道的，劉紹棠生前就住在不遠的村子裡，他的很多作品幾乎都是寫運河一帶的事。我不問，劉紹棠的跨域中學在幾何裡，他們說離這裡不遠，是一所很有名的學校，出了很多人才。臨別時，他們還熱情邀請我們有時間到他們家做客。

幾十年前「遙遠」的通州，隨着城市的變化，現在正向我們走近。再過一兩年，地鐵開通，直達通州，那時它會離我們更近。我心中不由自語：「原來通州並不遠。」

超級粉絲

古今文化名人多有粉絲，也叫追星族，名氣越大，粉絲越多。粉絲中的一戰門機一又可稱超級粉絲者，地位高，影響大，一言九鼎，權傾一時，則非歷代帝王莫屬。君王追星，魄力大，寓意遠，也頗有特點，不乏美談，流傳甚廣。秦始皇，千古一帝，氣吞宇宙，卻是文人韓非的粉絲。秦始皇讀了韓非的《孤憤》、《五刑》之書，嘆曰：「嗟乎！寡人得見此人，與之遊，死無恨矣！」後來，他想方設法把韓非請到秦國，奉為上賓，日日與之交遊，事必請教，從善如流。可惜的是，這引起宰相李斯嫉妬，韓非遭誣陷入獄，死於非命。

一代令主唐太宗，雄視天下，不喜聲色犬馬，唯獨喜歡王羲之的書法，是書聖的鐵桿粉絲。他千方百計得到王羲之的《蘭亭集序》後，愛不釋手，每日欣賞把玩，樂此不疲，就是大限到了依舊戀戀不捨，要求把《蘭亭集序》殉葬，陪他到地下。他倒是眼目遂願了，可後人想再一睹《蘭亭集序》真跡，就成夢想了。唐玄宗是個多才多藝的皇帝，早年曾有所作，為《忠誠賦》也頗有眼光見地，他是李白的忠誠粉絲。不僅熟讀李白的詩篇，讚賞有加，而且多次召見李白，親自為他調製藥酒，命楊國忠為他研墨，高力士為他脫靴，並聽任李白在他面前發酒瘋也不怪罪，無怪乎李白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
如是我見

有宋一代，重文輕武，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三代皇帝，都是東坡的追星族。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宋仁宗主位時，說說「吾為子孫得兩宰相！」所指的是蘇軾和蘇轍兩兄弟。宋神宗支持蘇軾，蘇軾與其意見相左，但這絲毫也未影響宋神宗喜愛蘇軾的詩詞。宋神宗的近侍曾透露，每當看到神宗「筆墨不食」，那一定是他在品讀蘇軾的詩文。宋哲宗則和東坡交往密切，每收到東坡新作後，必反覆讀讀後方可入眠。清朝大搞文字獄，於是幾個大像樣的文章人，風流天子乾隆很是遺憾，於是便把目光瞄向了蘇東坡。他不僅讚賞東坡詩詞，而且多次親筆寫東坡詞句以賞下屬。常州有個著名的「東坡渡」，留有一東坡遺跡，乾隆皇帝四次到常州，因為蘇東坡有東坡都要循東坡足跡從古渡口登岸，因了慕蘇東坡的詩，並刻石留存，表達他對蘇東坡的景仰膜拜。超級粉絲，留下超級追星記錄，今日讀之，仍情趣盎然，可浮一大白。